



世界文藝譯叢

夜前的鬪戰

徐克剛 譯 陀甫靜 著

世界文藝叢譯



戰 鬪 的 前 夜

陀 靜 科 著 徐 克 剛 譯

正 風 出 版 社 印 行

戰 鬪 的 前 夜

著 者 陀 甫 靜 科 出 版 者 正 風 出 版 社
上海漢池路100號

譯 者 徐 克 剛 出 版 期 1952年7月滬初版

~~~~~  
有 版 權 ★ 禁 翻 印  
~~~~~

書號(191)滬0001—3000

定價頁(P. 228)



封面設計：陳汝琦



定價
¥ 8,500

目 錄

我們是蘇維埃人·····	B	波列伏依·····	一
在運軍途中·····	B	波列伏依·····	三一
摩拉瓦河對岸的春天·····	A	岡察爾·····	五六
搗·····	S	奧斯基·····	七五
春·····	N	吉洪諾夫·····	九五
陳葡萄酒·····	A	沙弗倫諾夫·····	九六
衝破封鎖·····	E	彼得羅夫·····	一一六
彈柯石琴的人·····	Y	馬卡林科·····	一二四
順風耳·····	L	卡西爾·····	一二九
戰鬥的前夜·····	A	陀甫靜科·····	一四八

手.....	N · 吉洪諾夫.....	一七一
古特羅·加門諾斯的三個流浪兒.....	C · 阿康奔達.....	一七七
三化中攻底石印工人.....	Z · 溫勃格爾.....	一九五
藏揚在斯特拉斯堡城上公旗子.....	Z · 溫勃格爾.....	二〇一
譯者附記.....		二〇九

我們是蘇維埃人

B·波列伏依 作

那個姑娘看來約有十九歲的樣子。她身材苗條，動作敏捷。她那張棕黃色的面孔還沒有完全失去了兒童時代的豐滿的輪廓，一對明亮清澈的大眼睛，周圍長着長長的睫毛，活活而驚異的望着你，似乎在問：所有這一切真是這樣奇異的嗎，同志们——或者那只是我的幻想罷了？

只有那被過分精巧地做成了高高的樣式的她那豐多的暗褐色的頭髮，有點損傷了這美好的形像，猶如一首優美和諧的歌曲中，有着一個不調和的音節。

她穿着一件夏季的印花衣服，一條金鍊圍在她那長長的被太陽晒黑了的脖子上，這脖子那麼驕傲地托着她那個迷人的年輕的頭顱。

她一定感覺到，在那些穿着洗舊了的被太陽晒褪了色的外衣的人民中間，她的樣子有點特出，所以她總是把別人的大衣披在肩膀上，即使在無風悶熱的八月的黃昏，當她坐在那被刷得雪白的烏克蘭人的村舍外面的時候，她也總披着它。

她懷着熱烈的興趣，注視着那個被作爲司令部的很平常的鄉村生活。用着同樣親切熱烈的注意，她看着那些司機們的沾滿鐵鏽和油漬的罩衣，他們在檢查着那輛傾翻在櫻桃園的樹蔭裏的吉普車的引擎；看着那歪戴帽子，肩膀上掛着鼓脹的皮袋，忽忽從她跟前走過去的軍中郵差，他臉上帶着軍郵差們帶來大批新到信件時所特有的那種嚴肅、莊重的表情；看着那個軍事情報處長，一個緊緊的繫着皮帶而服裝整潔的矮胖的上校，他背着手凝神沉思的在圓籬笆那一面來回踱着步，他底擦得雪亮的皮靴嘎吱嘎吱的響着；看着那些在房子後面滿佈塵埃的草地上閒蕩的衛兵們，他們在輪流的讀着他們剛才收到的從家里來的信。

『我彷彿飢餓般的看着所有的一切，看了又看，可仍然感到看不夠。你決不能夠了解這種感覺。只有那些長時間地離開了他們自己的家人，離開了那些他們所習慣的，那些對於他們是親切而甜蜜的一切，而被投到了那個陌生的罪惡世界裏去的人，才能夠體會得到！』她用着一種低低的悅耳的調子說。

剛才閃耀在她臉上的那種孩子般的神色，像被一陣風颳走了，我想像着她在粗糙的大衣底下，微微地厭惡地聳了聳肩膀。

這簡直叫人難以相信，這個看來是這樣嬌弱、年輕和快活的姑娘，竟從事那種最危險和責任最重大的軍事工作，就是這個神祕的女英雄，在前線的那一邊，每分鐘冒着生命的危險，把情報供給我們的司令部，使指揮部能夠在敵人行動之前先發制人。那些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平常都竭力保持緘默，不大說話。但是他們都不吝於讚美這個姑娘。

人們都叫她做柏契特麗（Birchtree，意為樺樹——譯者）。我不知道她怎麼會被叫成這個名字，但要找一個更好的名字可也確是很難的。她確實會使你想起一株優美的、柔弱的、銀色的小樺樹來，即使一陣最細弱的微風都會使它底每一片葉子打起抖來。從她底外表一點也表示不出來她有着那種沉着的勇氣、那種堅強的意志力、那種大膽的決斷的智巧，而這些都是從事她那種工作的任何人所必須具備的氣質。也可能就是這保證她確實的完成了最困難的使命。

那個軍事情報處長在要求我嚴肅的允許決不洩露她底真姓名之後，便告訴了我關於她從軍的經過和歷史。

她是一個名教授的獨養女兒，生長在一個尊貴的家庭裏，曾經受過良好的教育，

學習過音樂和唱歌，從兒童時代起就講着烏克蘭語、俄語、法語和德語，都同樣的熟練。在大戰爆發的時候，她正讀着大學的最後一年。她曾經對語言學、文藝復興時代的西方文學發生過熱烈的興趣，甚至還寫過一篇關於拉辛①的戲劇的論文，發表在一個研究院的期刊中。

當大戰爆發的時候，她違反了父母的志願，放棄了作畢業考試的準備，去受護士訓練。她決定到前綫去。但是在她還沒有完畢急救課程的時候，敵人已經攻到她底家鄉，四郊變成了作戰區域。曾有一個時期她跟她底那些曾經一同在訓練班受訓的同學們一起在野戰醫院里工作，幫忙從戰場上抬運傷兵。敵人愈來愈近了，把整個市鎮都包圍起來。撤退的命令下來了。她底父母堅持着她應當跟他們在一起。

「有一句老話說，對於一個人，所施者衆，就所望者多。」她底爸爸說。「任何一個女孩子都能夠把傷兵從戰場上抬下來，可是記住，國家在你的教育上化了許多錢。很少人像你這樣懂得各國語言。你在後方能做更多偉大的工作咧。」

姑娘知道得很清楚，她爸爸的爭辯不是真心的；他不會真的這樣想，所以她和婉的說：

「爸爸，我剛才聽到的，即使蘇維埃宮的鋼樑都要拆下來製造砲彈和坦克車的鋼甲呢。我們必須犧牲一切去爭取勝利。現在不是顧到小利的時候了。」

她沒有跟他們一起撤退，但是她爸爸的話使她在想着。那是真的，她懂得好幾國的語言，很可能給祖國做比看顧傷兵更多的工作。懷着這樣的心情，她便向共產黨的本區委員會去申請。

全鎮在幾小時內就要撤退。被憂傷和疲勞所壓服的困倦的人們正在爐子裏燃燒着公文。紙灰飛舞在房間裏，在腳底下沙沙作響。從工人大隊來的武裝志願軍進進出出的忙碌着。電話機的鈴聲猛烈的響着。誰都顧不到她，誰都不要聽這個纖弱的、美麗的、服裝整齊的姑娘說話。雖然從前她很怕見陌生人，現在可顯示出了她真實的勇氣來。她騙過了一個人，用開玩笑打發走了另一個，又乾脆把第三個推到一邊，便硬擠進區黨委會的書記辦公室裏去，把她的姓名告訴了他——這姓名在這個鎮上是十分著名的——並且對他說，她精通好幾國語言，要他給她派一個軍事上的職務。

「怎麼回事？呢？你是X教授的女兒，你說？爲什麼你沒有撤退呢？」書記問，勉強放下了他正在從事的工作，小心的察看着她底證件。然後，突然想起了什

麼來，他問道：「你會講德國話嗎？」

「是的，我會講，就像我講自己的烏克蘭語一樣的純熟。」

書記又懷疑地望了一下那個細長的年輕的形像，那個豐滿的兒童般的面孔。

「這任務我想也許是十分困難，我必須老實告訴你，是十分危險的。」

「我願意……」

他叫別人出去，於是拿起桌上軍用電話的聽筒來，叫着號碼。

「你聽得到嗎？我是……是的，我這兒有一個適合這件工作的人。」他向着一個什麼人說，「德國話講得挺好，很適合的，我認得她的父母，是光榮、誠摯、忠實的人，我馬上就把她送到你這兒來。是的，我已經警告過她，我將再告訴她一遍。」他放下聽筒，用一種和善的注意的眼光向她望着，仔細地審察着她。「也許，你不曾仔細想過，你所擔任的是一件什麼樣的工作吧？你的生命每一分鐘都將在危險中。」

「別讓我們再浪費時間吧！我已經把我的答覆告訴你了。」姑娘說。

而這就是爲什麼那個著名的教授的女兒在她底故鄉被德軍佔領了之後仍然留在那裏的原故了。

被留在那兒做地下工作的不只她一個，但她却被指濶作那最需要機智和責任最大的工作。其中有些監視敵軍和賣國賊的一切活動，另外的一些被派去炸毀倉庫和彈藥庫、破壞火車頭，還有第三批人則去追捕法西斯的軍官。「柏契特麗」精通德國話，地下工作委員會乃派她扮作一個嬌生慣養的年青的貴小姐，一個本地開人的孩子，這孩子熱烈的愛好着來自西方的每一樣東西，而就爲了這理想的原因，她不願意放棄了她的舒適，放棄了所有的東西，而向東撤退到不可知的地方去。搬來住在已經走了的教授的寬大樓房裏的那個德國上校，立刻就被他底年輕的女主人所迷住了。晚上她常在鋼琴上彈奏華格納的樂曲，吟誦歌德的詩篇①。上校把她帶到了他底圈子裏去。

這位烏克蘭小姐立刻得到了成功。上校被他的朋友們妒羨着。這個教授的女兒，烏克蘭貴族的後裔，像他所暗示那麼的，比他們圈子裏的那些肥胖、庸俗、粗魯而又愚蠢的納粹婦人們是高貴漂亮得多了。那些軍官們都竭力博取她的歡心，可是他們的腦子裏却從來也沒想到過要懷疑這個迷人的姑娘、貴族的後裔，帶着她那華麗的遮陽傘、手提皮包和一本上校親筆簽了名送給她的「元首」②的書——我的奮鬥，每星期兩次究竟上那兒去。

她是到郊外大河旁邊的一個鞋匠家裏去的，這個鞋匠住在一所粉刷得雪白的小屋裏。在這兒，她從手提皮包裏拿出了幾只後跟已經磨壞了的漂亮的拖鞋來，而在弄清楚確實沒有人在監視他們之後，她便伏在那個高大的滿臉鬍子的老鞋匠的肩膀上哭起來，流着憤恨、激怒和憎厭的眼淚。在這所整潔、樸素的小屋子裏，在菜園裏，她的緊張的神經鬆弛了下來。那個這樣迷人、風騷，這樣熱情地向那些粗鄙、自滿的德國人獻媚的妖冶時髦的年輕女人，恢復了她的本來面目，又變成了一個蘇維埃的女兒，那個被佔領但却沒有被征服了的市鎮的公民——忠誠、悲傷而充滿了仇恨。

「咳，我是多麼的厭惡你！你不知道，李夫科叔叔，我是多麼的討厭跟他們生活在一起，聽他們大吹牛皮，給他們裝笑臉，跟那些應當槍斃，不，不是槍斃——而是應該絞死的人握手！我心裏真恨不得把他們一把捏死呀！」

那個「鞋匠」，一個在內戰時期曾經做過地下工作的老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員，竭力的勸她、安慰着她。隨後他們在一個小小的內室裏坐下來，把她所曾經聽到和看到的一切草成了報告。他們又做飯吃：凍肉骨頭、醃番茄、酸牛奶，還有和了糖精的檸檬花茶。在這親切的環境裏，她那煩悶、寂寞和痛苦的靈魂得到了安慰和醫治。一會

兒後，她爬過土崗又回到了鎮上去，旋轉着她那華麗的遮陽傘，哼着流行的德國歌「Tili Madlene」。那些飢餓的市民帶着憎恨的眼光望着她。這些憎恨的目光，以及那沉默的忍受，永遠沉默地忍受這種侮辱的必要，爲的恐怕即使最輕微的一絲暗示也會洩漏了祕密，讓這些人知道了她是誰，爲什麼她留在這兒，和她所努力爭取的是什麼——這是最困難的事情了。

她的神經是堅強的；她出色的做她的工作，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她的神經最後終於鬆懈了下來。扮演她底角色而要掩飾着她底感情，是越來越困難了。當她去向「鞋匠」報告的時候，她懇求他解救她，給她一些別的——任何別的工作做。她把作戰行動、襲擊敵人交通、燃燒倉庫、炸燬火車、像其他作地下工作的人一樣的戰鬥等，看作是休息和安慰。但是當敵軍的兵團司令部設在本鎮的那些日子裏，她所能刺探到的情報，甚至比往常更爲需要，這樣那個「鞋匠」便不得不堅決的拒絕了她底要求；仍把她送了回去。

最後，司令部遷走了，「鞋匠」答應在一兩天之內她可以離開。於是不幸來了。住在他那座房子裏的上校升了將軍。在那一個他慶祝自己升了官的晚上，他喝醉了

酒，拿着一瓶香檳酒衝到她底房間裏去。她被一陣狂怒所襲擊，結實的給了他一個嘴巴。他可只是大笑着，吻了她底手，轉過了另一個面頰來。那雙美好的小手是侮辱了一個德國將軍的！是的，他已經征服了六個國家，現在他正在和第七個國家作戰。而她是那幾年戰鬥中他所得到的最好的獵獲物。他願意把他所有的一切和他底心都獻給了她。

姑娘被驚住了，因厭惡而渾身打着抖。這個新提升的將官跪在地上，跟着她轉，抓住了她的衣服。她拚命從他底手掌裏掙脫開來，跑進另外一個房間裏去。他也追蹤到了那兒，啞着嗓子大吹蘇維埃人在死亡的恐怖中，戰鬥正在莫斯科的街道上進行，而在這兒，在這富饒的烏克蘭，所有的德國人都將分得田地，而她將成爲他的太太——呵呵，一個德國地主的太太！至於所有那些使自己成了生命的主人，而平常總閒談着社會主義的農民，將成爲他們的奴隸，成爲他們土地上的耕畜。這個喝醉了酒的法西斯蒂侮辱着她底同胞——姑娘受不住這侮辱。她控制不住自己了，一把攫住了他那柄端錯着展翅飛鷹的鑲銀的短劍，把它從劍鞘裏拔了出來，向着將軍的喉頭直刺進去。

鎮上所有的武裝和便衣警察，全部的憲兵和到達市內的特種黑衫黨衛軍，在全鎮各處巡行搜查了整整一個月，向着每一條街道、每一所房子、作着不斷的突擊搜查。但是那個姑娘沒有被發見；她已經安全的越過了前綫。

她一回到自己的同胞中間，便堅忍而有恆心地學習着一切對於她爲她祖國所從事着的最困難和最冒險的工作或許會有用處的東西。

刺殺了一個新近升官的德國將軍的名教授的女兒，她的蹤跡在這偉大的烏克蘭的鎮市上消失了。不久後哈爾科夫的軍隊司令雇用了一個叫做愛娜·維納的很漂亮的譯員。維納小姐的命運引起了司令的同情，這位司令是波羅的海一個家道衰落的男爵的最後一個後裔，他除了是一個納粹這個普通的理由之外，對於蘇維埃人還有着個人的仇恨。愛娜·維納告訴她的長官說，她是奧德薩地方一個著名的德國僑民的女兒。她的爸爸曾經擁有許多果樹園、葡萄園、甜瓜地、而在夏天雇用成百的勞工，收買大批的穀物，而且還曾有過一個麵粉廠。但是所有這些都被布爾什維克黨員無情的剝奪了。自此以後，他就挨受着悲慘的生活，但仍然設法在安全地方藏了一點東西，就靠着這些微小的資財，他給他的子女受了教育。最後，爲了他同情新德國，終於被捕